

2011年12月 总第19期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www.csadge.edu.cn

热点关注	1
美国：留学情况重回正轨	1
美国：国际研究生新生的招生人数上涨 8%	1
英国：大学生数十年增长 25%	2
澳大利亚：海外研究生数量激增	2
荷兰：呼吁定额录取国际学生	2
加拿大：放宽外国留学生移民政策	3
国际新闻	3
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台授课型硕士资助新政	3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将转向分散式的内部财务模式	4
美国：政府将改革高校学生贷款方案	4
美国：CGS 新项目关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研究生伦理教育	5
加拿大：大学校长对学术自由的修订遭质疑	5
英国：教师培训计划遭到强烈反对	5
爱尔兰：政府削减研究生津贴遭抗议	6
欧洲：德国“卓越计划”硕果累累	6
瑞典：大学将寻求合并	7
波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堪忧	7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	8
巴西：高校质量难以保障	9
观点集萃	9
全球：金砖四国急需改进学术文化建设	9
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化需要新举措	10
美国：高等教育应关注就业	11
美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门户之见	11
统计与研究	12
NSF 发布拥有科学与工程与健康（SEH）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学术就职报告	12
NSF 发布 2006 年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特点报告	13
英国：研究人员促进英国经济复苏	13
英美两国研究生的工资显著上升	14
书籍推荐	14
《教学人员的衰落：泛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影响》	14
读者意见征集	15

热点关注

美国：留学情况重回正轨

2010-11 年度，美国大学中国际学生的注册人数上涨了 5%，超过上一年度 3% 的涨幅，而在 2009-10 年度，美国出国学习的人数增长了 3.9%，摆脱了前一年度下降 0.8% 的颓势。总体而言，美国的留学生数超过了 72 万人，出国读书的人数则有 27 万余人，这两个数字均创历史新高。这些数字表明，尽管 2008-09 年度的出国学习人数受经济萧条的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但美国在逆境中经受住了考验——在吸引和输出留学生方面都极大程度地走出了低迷。

在留学生方面，国际学生的注册人数已经取得了连续 5 年的增长。在 2010-11 年度大学的总体注册人数中，国际学生占 3.5%。继去年超越印度成为头号留学生输出国之后，中国向美国输出的留学生再创新高——人数将近 16 万，较去年上涨了 23.3%，约占所有留学生的 22%。此外，中国还在拉近留学生中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数差距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中国之外，向美国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和韩国。

在出国学习方面，美国学生的目的地继续向欧洲以外扩散。其中，中国对美国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目前已经成为第 5 大主要留学目标国。正如去年一样，在 25 个主要留学目标国中，仅有 10 个是西欧国家。不过，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依然是美国学生最向往的留学地，这些国家吸引了美国 38% 的留学生。

尽管传统的留学目标国在吸引美国生源上仍占据统治地位，但留学地点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缓慢却稳定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学生更愿意选择低成本的和关于非欧洲国家的课程；更多的国家寻求美国生源；更多的学生希望在社科和商科之外的非典型领域学习等。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11 月 14 日](#)

美国：国际研究生新生的招生人数上涨 8%

2010 年到 2011 年，美国研究生院中国际新生的招生人数上升了 8%。从 2006 年开始，美国研究生院中国际新生的招生人数开始增长，2006 年的增长率高达 12%，2010 年的增长率为 3%。

在所调研的研究生院中，57% 的研究生院招收的国际新生有所增长，平均增长率为 15%；其中 92 所研究生院的国际新生招生数量下降，平均减少 14%。2011 年国际研究生的总招生数量上升 2%，而 2010 年和 2009 年的增长率分别是 1% 和 2%。

从研究生新生的来源地来看，中国仍然是第一来源地，数量增长了 21%；印度是第二来源地，数量增加了 2%，扭转了 2009 年和 2010 年的接连下降（这两年分别下降了 16% 和 3%）。其它地区中，中东增加了 14%，韩国则与去年持平。

总的来看，授予国际学生学位数量最多的研究生院，所招收的国际新生也最多。另外，和 2010 年一样，博士层次的研究生院仍然比专注于硕士教育的研究生院招收了更多的国际新生。

详情请参见：http://www.cgsnet.org/portals/0/pdf/R_IntlEnrl11_III.pdf

（翻译 / 张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2011 年 11 月 8 日](#)

英国：大学生数十年增长 25%

英国大学联盟的一份报告称：与十年前相比，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数增加了 25%，全日制研究生的数量增加了 75%。

报告还表明，高等教育机构更加国际化，非欧盟学生数比 2001 年多了一倍多。其中，中国是本科生和研究式研究生最大的提供国，而授课型研究生中印度人最多。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Roehampton University）校长，兼英国大学联盟委员会主席保罗·奥普瑞（Paul O’Prey）称：高等教育机构是“英国经济最重要的出口创汇者之一”，但“随着其它国家竞争力的增强，英国的国际学生市场份额一直在减少”。

报告也表明了学科中的人数变化。10 年来，计算机科学、历史和哲学人数减少，而建筑学增长最快，学科人数增加了 40%。

（翻译 / 徐卉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1 年 10 月 17 日](#)

澳大利亚：海外研究生数量激增

根据澳大利亚入境事务处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海外学生重燃对澳大利亚大学课程的兴趣，国际教育危机可能在澳洲学生签证新政“奈特审查”（Knight review，即《奈特国际学生签证条例》审查报告）发布前已走出低谷。

今年第三季度的研究生申请数量达到历史同期最高水平，超过去年同期的 21%，这是继 2008-2009 学年第三季度高等教育签证申请热潮之后的第二个高峰。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的国际研究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里格罗斯（Christopher Ziguras）说，申请数量的显著反弹表明，联邦政府鼓励高层次研究可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这一增长集中于境内签证申请，主要是目前已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申请转入新的课程，而海外的签证申请数量仍保持上一年的水平。

数据显示，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大因素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研究的技术移民政策和学生申请学位课程的趋势。此外，高职院校的境内签证申请也在增加。但是，语言类院校的申请则持续处于下跌形势。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2011 年 10 月 28 日](#)

荷兰：呼吁定额录取国际学生

荷兰高校的国际学生数量从 2006 年的 3.55 万增加到 5.45 万，增长率高达 54%。代夫特科技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lft）称，荷兰国际学生数量增加的原因是录取中缺乏竞争。不过，荷兰目前尚未像许多欧洲国家一样限制热门领域的国际学生录取数量。2000 年以来，荷兰一直运行一个基于中

学成绩和“摇号”的最高限额系统（numerus clausus）。“摇号”系统由政府教育服务部门 DUO（Dienst Uitvoering Onderwijs）具体实施。过去四年中，医学、护理和兽医学领域的国际学生中通过摇号分配的学生比例已经从 9.3% 上升到 18.3%。

由于荷兰的高等教育系统面临严重的容量危机，人们希望更多地使用“摇号”系统，左右两派政党因此呼吁为国际学生设置数量限制并通过政府摇号确定相关数额。荷兰教育部副部长认为，提高学生选拔力度是解决高等教育容量问题的有效工具，这样的话，学生将更多基于个人表现（如成绩和动机）被录取而不是摇号。

（翻译 / 徐卉 校对 / 张蕾）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10 月 23 日](#)

加拿大：放宽外国留学生移民政策

近日，加拿大政府宣布自 2012 年起增加国际学生申请永久居留权的名额。另外，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外国博士生被列入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计划”（Federal Skilled Worker Program）。加拿大移民局局长表示，2012 年加拿大的移民总数将被维持在 24 万至 26.5 万之间，自 2012 年起每年将有 1000 个名额给予那些申请了“联邦技术移民计划”但不符合“加拿大经验类移民”（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CEC）条件的博士生。而 2012 年，“加拿大经验类移民”的名额将比 2011 年多出 500 个，达到 7000 个。加拿大政府出台如此利于留学生的移民政策主要有三点考虑。一是为了挽留人才，防止高水平的留学人员取得学位后因为等不及 7 年的等候期而被迫回国。二是降低移民的平均年龄。三是有数据显示，在加拿大获得学位、拥有在加拿大工作经验、拥有较高英语水平或法语水平的留学生往往会比同年龄段的加拿大人更加成功，收入也会更高。

加拿大移民局局长认为，“加拿大经验类移民”应是将来最主要的移民方式；不过，加拿大的移民数量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政府需要考虑国家的可承受能力，比如能否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服务水平等。

（翻译 / 查岚 校对 / 张蕾）

[来源：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2011 年 11 月 3 日](#)

国际新闻

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台授课型硕士资助新政

堪培拉 2010 年有 73,000 名授课型硕士在读，十年间增长了 84%。大多数学生攻读的是职业导向课程，包括由专业组织认证的硕士项目。

根据堪培拉政府的政策，从明年开始所有本科生都可获得来自政府的资助，因此政府目前签署了一项意见案，讨论授课型硕士能否享受同等待遇。据教育、就业与劳动关系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估算，资助所有授课型硕士需要堪培拉政府在未来四年额外支出

10 亿多美元。然而攻读职业导向硕士学位的学生会越来越多，因为大学只在硕士层面上提供专业学位，行业组织又将硕士学位作为最低进入门槛。

为此，堪培拉政府在意见书里提出三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政府只对重点专业和大学进行资助；二是为所有大学分配一定数量的资助名额，额度的确定以本科生数量或比例的一定量为下限，但同时不放松对重点领域的资助；第三种做法就是维持如今的方式，但大学可将政府对本科生资助中的部分用来资助研究生，但这一做法可能会扰乱堪培拉政府此前所做出的承诺，即到 2025 年使 40% 的 25 岁至 34 岁澳大利亚公民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虽然意见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偏好，但它实际上是对硕士学位职业导向性的肯定。

（翻译 / 金津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报》，2011 年 11 月 3 日](#)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将转向分散式的内部财务模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日前宣布正在尝试把内部财务改革成分散式，将各院系的收支分别计算。该模式通常被称为“责任中心管理”（Responsibility Center Management）、“收益责任管理”（Revenue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或者“作业预算”（Activity-Based Budgeting）。在这个模式系统中，单个学院可以保留大部分收入，但同时也需自行负担各项费用。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模式将促使院系和教师创造新的专业、课程和研究项目，以吸引更多学生和提高收入，院系可以保留这些收入并再投资。管理人员希望这一模式可以提高空间使用率、扩大教学班和减少日常开支。

经济衰退导致许多大学和学院决定集中进行财务决策，优先考虑整个学校的需要。许多人也表示，分散式的管理将导致重复服务和资金浪费。弗吉尼亚大学尚未做最后的确定，该校的管理人员说，他们考虑采用分散式的财务模式有几个原因：弗吉尼亚州重组高等教育的法律已经将大学财政运作的权利交还给大学；同时，从 2008 年起，州政府拨款在大学预算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大学不得不去寻找其他收入来源。

（翻译 / 尉思懿 校对 / 张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10 月 27 日](#)

美国：政府将改革高校学生贷款方案

为了减缓政府赤字现象，并使培尔辅助基金（Pell Grants）能更好地资助低收入学生，美国国会已通过相关的改革法令，从明年 6 月开始美国的研究生将为贷款付出更多利息，并失去及时还款的补贴。美国国会投票决定从 2012 年 7 月开始停止为及时还贷的学生提供的补贴，所以斯坦福贷款（Stafford loans）等将不再包括在校期间的利息补贴。明年 6 月 1 日后进行助学贷款在校生的在校生可以选择等完成学业后再还贷，但要及时支付贷款利息。

这项改革已经被纳入预算控制法（Budget Control Act）。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评估，此次改革将为政府节约 216 亿美元，节省下来的钱一部分（46 亿美元）用于减少赤字，另一部分（170 亿美元）将被注入培尔辅助基金。

(翻译 / 王玉 校对 / 张蕾)

[来源：美国《波士顿先驱报》，2011 年 10 月 30 日](#)

美国：CGS 新项目关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研究生伦理教育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CGS）日前公布了一项由自然科学基金委（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资助的三年期项目，旨在帮助理工科研究生处理国际合作活动中的研究伦理问题。

要成为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就必须具备处理研究伦理问题的能力，而这也事关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关系。各研究生院日益认识到需要加强研究伦理的教育，并指导学生了解不同的国家政策与文化规范。研究生院委员会主席黛布拉·斯图尔特（Debra W. Stewart）指出，“不管学生参与的是海外研究计划、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还是联合培养项目，他们往往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研究生院委员会将帮助大学锁定关键问题，发现最佳教育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积极贡献。”

CGS 将在美国大学进行试点，建立模型，以评估参与国际合作活动（包括联合学位、双学位、研究合作以及国际交换）学生的研究伦理学习情况。根据由各研究生院院长及研究伦理国际问题专家制定的评估框架，CGS 将对五所大学的学习成果进行测评和开发。该项目不仅将发现进行有效国际合作活动所需的研究伦理技能，还将给出教授这些技能的有效方法。此外，该项目还将提供成功实践的案例分析以及学生学习成果的网上数据库。

(翻译 / 金津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2011 年 10 月 18 日](#)

加拿大：大学校长对学术自由的修订遭质疑

加拿大的大学校长共同通过了一项新的声明，承诺支持教学人员学术自由的权利，教学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和科研。

该声明是于 10 月底为了庆祝加拿大大学与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100 周年纪念时发布的。虽然声明中的部分观点受到教学人员的欢迎，还有一部分观点却受到质疑。声明中包含了许多高校关于肯定学术自由重要性的政策，这些内容与 1988 年的加拿大大学学术自由声明内容相呼应，但除此之外却包含了太多学术自由的例外情况。

起草者认为，声明中一些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定，是为了能够加强政府对学术自由的支持，但一些教授却对此表示质疑。此外，该声明仅由大学校长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并且缺少了支持终生教职制度的内容，而此前在 1988 年的学术自由声明中曾明确提及，终生教职是确保实现学术自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而在此次的新声明中，却删除了之前的文件中对于终生教职人员学术自由的相关内容。

(翻译 / 郭茜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11 月 2 日](#)

英国：教师培训计划遭到强烈反对

英国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HEA）公布的咨询报告显示，7 成以上的调查者反对强制的基于学科的教学认证计划。2010 年 11 月，HEA 在其职业发展计划中开展了名为“英国职业标准

框架”的咨询活动，强烈建议所有新入职的教学人员必须完成一项由 HEA 认定的教学计划，例如获得教育学研究生证书（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PGCE）。HEA 同时指出，所有参与教学工作的研究生都要参加教学培训，也应该为老教员“提供机会”以获得 PGCE 或同等学位，而教学观察应该视为教师资格认证的一部分。但是，这些提议都遭到了院校各部门的反对。

该“职业标准框架”经修订后，并未提及强制的教师培训。据 HEA 说，2010 年的提议只是试探各机构的反应，教师培训计划与职业发展计划相关，但并不是其组成部分。但 HEA 主席认为，在高校的执教人员应该有合适的资格认定。

员工与教育发展协会（Staff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的联合主席朱莉·霍尔（Julie Hall）指出，这种过于激进并极具入侵性的建议遭到多方反对，因为在过去 20 年大学一直有自己的规划，而这个框架听起来就像是 HEA 在告诉大学应该怎么做。

（翻译 / 喻丹 校对 / 徐贝）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1 年 11 月 3 日](#)

爱尔兰：政府削减研究生津贴遭抗议

13 日，爱尔兰学生联盟（Union of Students in Ireland, USI）表示：如果政府施行削减研究生所有津贴的提案，该国成千上万的优秀年轻人将被迫移民。

联盟是针对《周日商业邮报》的一篇报道发表此番言论的。该报道称，政府计划从今年 9 月起取消对研究生新生的经济资助，目前在读的研究生仍将继续得到补助直至课程结束。在全国 9,000 名研究生中，差不多只有一半人已缴学费并获得了向当地政府申请的助学金。爱尔兰教育部发言人表示对这些报道不予评论。据悉，该提案一旦实施，爱尔兰每年将节省 5,000 万欧元。

USI 主席加里·雷蒙德（Gary Redmond）声称他对该提案感到失望和震惊，他认为该提案毫无公平可言。他还强调，无论学生多么有才华，如果自己的财力不允许，他也无法继续学业。如果停发资助，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生数量会直线下降，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将被迫移民、参加工作或到其他地方进一步深造。在他看来，基于在教育上大力投入对建立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该提案无疑是“目光短浅”的。

USI 呼吁学生、家长 and 所有社会团体参加于 16 日在都柏林举行的全国性活动，抗议削减教育开支的提案。

（翻译 / 李毅 校对 / 孙蕾）

[来源：爱尔兰《爱尔兰时报》，2011 年 11 月 14 日](#)

欧洲：德国“卓越计划”硕果累累

2004 年，德国科学界及政界领袖开始商讨如何提高德国大学、研究系统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问题。途径之一是创建卓越中心，建立大学产业研究基地，吸引海外人才。2005 年 6 月，这些讨论促成了“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的基本框架，该计划将改变德国对大学资助的平均主义方式，转而遴选出一小批优秀大学，进行重点投入。

“卓越计划”正式启动于 2006 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建立结构化的博士项目，提高德国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围绕“自下而上”的主题，聚集各区域的研究机构，建立大学卓越集群（excellence cluster），促进大学与研究机构、私人部门以及其他组织的合作；通过“未来构想”计划对一些集群学校、一所研究生院进行重点资助。

“卓越计划”第一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提高了某些重点资助大学的国际排名，同时激发了地方资助计划的产生，例如成立了柏林爱因斯坦基金会（Einstein Foundation Berlin），以进一步资助柏林地区的大学。计划第二阶段也接近尾声。大学认可“自下而上”这一新型资助方式，这使得他们可以更有效地行动。

至今，该计划已带来诸多可见成果，促成了大学在文化层面的变革。大学的专业化得以加强，研究竞争力和研究生教育质量得到改善。该计划促进了不同类型机构之间的合作与联系。集群计划诞生了诸多地区性的“卓越中心”，促进了信息、人才及资金的流动。此外，该计划还引发了更广泛的创新系统变革，例如区域性资助项目的诞生。总之，强调重点资助的“卓越计划”使德国受惠颇丰。

（翻译 / 金津 校对 / 徐贝）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10 月 30 日](#)

瑞典：大学将寻求合并

瑞典联合政府将通过对热门大学的拨款来应对学生人数的急剧下降。瑞典教育部长简·比约克隆德（Jan Björklund）发出警告：此情形将迫使冷门院校与一些更大的研究型大学或科研机构合并以求生存，并保存自身资源。但是，对于大型院校优于小型院校的简单假设，大学领导和高等教育专家并不认同。

比约克隆德还指出，合并的动机应该来自院校自身。政府不应对合并行为擅作决定，而应该确保合并行为有益于提高大学质量，并且有助于提升瑞典大学的国际声誉。正如卡尔斯塔德大学（Karlstad University）校长托马斯·布洛姆（Thomas Blom）等人在《大学世界新闻》的联合申明中说：“合并能够为机构提供分享彼此经验、优势和思想的平台。并且，能够增强机构的教学和研究氛围，增进大学与地区社会的联系，并缩减行政经费。而对于学生而言，拥有几个校区的大学显得更有活力，提供更多学习的选择。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合并不是要寻求变得更大，而是变得更好。”

瑞典国家高等教育署（Swedish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前秘书长莉娜·亚当森（Lena Adamson）指出，关于小型院校与大规模院校的合并，院校的规模与创新（即将科研应用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一定的，因此规模的大小，并非唯一的考虑维度。

（翻译 / 李丹萍 校对 / 严媛）

[来源：英国《大学世界新闻》，2011 年 10 月 28 日](#)

波兰：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堪忧

预计到 2025 年，波兰将是欧洲入学人数下降最多的国家。

在一些主要依靠私立机构资助高等教育事业的国家，譬如日本和韩国，同时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

低出生率以及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事业完成后近乎饱和的高等教育体系等问题。事实上，昂贵的高等教育会进一步导致人口的锐减。当下的波兰，出生率已经比较低，高等教育体系处于缩减状态。

之前，许多国家在面临同样问题时，将制定私立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以及应对不断缩减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国家计划作为改革议程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波兰现在的计划。事实上，作为欧洲最大的私立高等教育体系，波兰的私立高校迫切期望高等教育财政体系的改革，在公立教育部门引入收费体制。或许只有在公共部门建立起统一的收费标准，才能防止私立机构的逐渐消亡。

波兰不同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随着私立部门学生数的明显减少，入学人数在公立和私立机构的分布正发生巨大的转变。对于一个拥有 325 所私立院校、600,000 学生的教育系统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新收费制度的引入还面临政治上的困难。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人口问题将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冲击认识不足。由高等教育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公共政策的变革将逐渐成为主要的政治挑战。而政治家们能否将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存亡视为主要的政策问题并加以解决，这仍是个疑问。

（翻译 / 严媛 校对 / 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10 月 18 日](#)

印度：私立高等教育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

印度全国大学入学率过低引发了社会的持续关注。近日，印度工商会联合会（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召开了“印度高等教育战略扩张”论坛。此次论坛汇集了 600 名印度本国和外国的教育工作者、商界领袖和政策分析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虽然谈及了印度公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些话题，但与会者似乎更倾向于将私立高等教育的扩张看作实现高等教育增长的关键。印度 12 亿人口中有一半是 25 岁以下的年轻人，但 18-24 岁适龄人群中只有 13-15% 的人上了大学。然而，印度经济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高技能的人才，这就要求国家真正利用好高等教育增长的契机。

虽然印度私立教育体系近年发展迅猛，约 4/5 的工程技术和学校是私立的，但近几年针对他们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印度高等教育部卡皮尔·西巴尔（Kapil Sibal）介绍，去年新颁布的法规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监督，但他表示必须鼓励私人参与高等教育。与会人员也一致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完成 30% 年轻人上大学的目标，私人和公立的教育都必须参与其中。而如何从中淘汰质量低劣的教育供应方将成为最大挑战。

虽然私立学校的黑幕消息近年来常见诸报端，但这似乎没有使老百姓对印度私立教育产生固有的偏见。据一项民调显示，父母考虑自己的孩子去哪里读大学时，似乎并不关心学校是公立或私营。

高等教育规划委员会顾问阿加瓦尔（Pawan Agarwal）称，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抵制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发展私立学校的阻碍。此外，政府下一轮的高等教育规划将重点扩大现有教育机构的能力，而不是增加新的学校。一些私立学校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政府能将自己当成盟友而非对手。

（翻译 / 李毅 校对 / 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2011 年 11 月 14 日

巴西：高校质量难以保障

近年来，巴西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占据了全国入学人数 $\frac{3}{4}$ 的私立院校。在过去几年，联邦政府试图增加公立院校的入学人数。2009 年，370 万学生在私立院校中注册入学，130 万学生进入公立院校学习，其中 75 万余人就读于联邦院校。最近，巴西政府宣布在本国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州建立 4 所新的联邦大学并为已有的大学和一大批与自治市合作的联邦技术教育院校增建 47 个校区，旨在增加 25 万名学生进入联邦大学学习，使联邦大学入学总人数突破 100 万。

那么，现存的院校质量怎样呢？新建的学校又能达到何种质量水平？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巴西引入了高等教育评估系统，通过对学生在毕业时进行测试，以衡量每门课程的质量。同时，政府还引进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系列最低要求，以授权可运营并颁发学位的私立院校。2004 年，政府对上述评估过程进行修改与整合，并建立了国家高等教育评估系统。根据现有的法律，2009 年的高等教育普查列出了 63,000 项每 3 年必须接受评估的课程项目。评估包括外部评审员入校考查和学生测验。通过对数据的复杂统计，得出 5 种类目下的课程排名，再结合一项对研究生教育和科研的单独评估，最终为每所院校得出一项 5 个等级的排名。这些排名会公布在报纸和教育部网站上，而排名最低的院校和课程必须接受进一步检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直接关闭。

这项评估系统工程浩大且耗资众多，遭到了不同层面的批评。虽然课程和院校受到了评估，但最低标准的缺乏意味着无法阐述这些排名的意义。私立院校因拥有较少的高学历全职教授而失分并得到低于公立院校的排名，他们对此十分不满。该评估还缺少毕业生就业的数据，因此学生们无法从就业市场的角度来确定课程的质量。巴西最优秀的高校已经拒绝参加这项国家评估系统。

近期的新闻报道暗示，近年新建的联邦大学缺乏合适的教学设施和学术队伍。联邦政府尚未出台评估方案以确保新建院校和校区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而现有的评估体系能否真正确保院校的质量也广受怀疑。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9 月 20 日

观点集萃

全球：金砖四国急需改进学术文化建设

最近，关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高等教育的研究反映出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些经济龙头国家急需改善其学术文化。四国都希望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然而要达成这一愿景，就必须构建基于业绩并充满活力的学术文化。

在中国和俄罗斯，学者的基本工资较低——均低于本国中产阶级的工资标准，因而学者必须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这导致他们无法致力于对大学、科研和学生的工作。而在印度和巴西，大部分学者

拥有充足的薪水，但这两国缺乏激励机制来提高学者的业绩。

对俄罗斯而言，改善高校的学术文化存在巨大挑战。俄罗斯并不设终身职位，学者的学术自由和工作保障难以确保，而同时被解雇的学者也不多。这导致学者缺乏承担风险的刺激与自我完善的激励。

中国的学术职业也面临严峻挑战。薪水过低、官僚政治泛滥和终身职位的缺乏是大部分中国大学的现状。而精英高校和其他高校间的巨大差距，使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分明的等级；在不同等级的院校中，学术自由和工作机遇有很大差异。

在巴西的公立大学中，学术文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会的限制；一些激励机制的改革，包括根据业绩实行级差工资、与私立院校合作和接受一些其他来源的外部资金等都遭到工会的抵制。与中国类似，几所资金充足的公立高校已构建良好的学术文化，而这些学校并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

印度为学者们提供体面的薪水，同时也给予他们合理的工作保障，但该国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都被官僚政治所困扰。大部分学者们所就职的本科学院都受到高度管制且鲜有创新。

在这四国中，学术人员的工作都不具备足够的流动性。院校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同系繁殖的现象——在本校获得高阶学位（通常也在本校获得本科学位）的学者又在同一学校从事科研工作。金砖四国正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构建优良的学术文化，以促进教学、科研，并形成高产出的学术队伍。目前，“健康”的学术文化仅在少数院校中得以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更多的学校能够把这些院校作为模板并加以推广和效仿。

（翻译 / 孙蕾 校对 / 徐贝）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年11月9日](#)

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化需要新举措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的马丁·保罗（Martin Paul）教授认为，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并且建立新的小规模试验计划。

不久之前，英国上议院宣布要进行一项关于欧盟对大学和学生流动的支持程度的调查。迄今为止，在整个欧洲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区的愿景已成为现实，但实现这个目标花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截至2010年，学生和学者已经可以在欧洲各国和各大学之间自由流动。

自12年前签署博洛尼亚协议、首次产生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的设想，和5年前在里斯本就制定统一的欧洲学位标准达成协议，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已取得显著进步。仅通过伊拉斯谟交换计划（Erasmus exchange scheme）出国攻读学位的学生就超过了210,000名，跨国任教的学者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不过，要想宣称欧洲已经完全实现了两个协议所设定的目标显然为时尚早。上个月，一份有关伊拉斯谟计划的报告显示，正当欧洲委员会提出支持高等教育区域目标新举措的时候，每五名学生中就有一名因在国外未能完成全部学分而被要求重新修读课程和参加考试。

保罗教授认为，大学的行动应该比欧洲委员会措施更加超前。要想苛求学历匹配或是要求各国的每所大学达到完全相同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应该允许大学之间存在区别，这一点很重要。马斯特里赫

特大学积极地推动国际化进程，在过去的两年内，该校招收的英国学生人数翻了 5 倍，因此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关注。显然，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并不是推动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唯一先锋。现在最需要的是出台一项小规模试验计划，以整合所有的推动力量并让他们发挥最大效力。这种小规模试验计划的形式包括，为标准的欧洲大学和学生素质绘制蓝图、为未来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投入资金（如建立一项欧洲级别的基金）等。

总之，欧洲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提升在知识型劳动力产出方面的竞争力。在过去的 12 年中，欧洲尝试在宏观层面上建立一个高等教育区域，结果喜忧参半。因此，这种大机器批量化生产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欧洲必须建立起一个小规模、更聚焦的模型，才能提高成功的几率。

（翻译 / 王筱葳 校对 / 孙蕾）

来源：[英国《卫报》，2011 年 11 月 9 日](#)

美国：高等教育应关注就业

在主题为“成功教育：完成大学学业与美国竞争力间的关系”（Educating for Success: The Nexus Between College Completion and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的政策峰会上，高等教育界领袖和其他人员得出了一些观点：那些推动更多学生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的国家，应确保这些学生在毕业后能顺利就业，而美国高等院校也必须在录取方式上做出显著转变，以调整日趋增长的非传统学生的比例。

乔治城大学教育与劳动力中心主任安东尼·卡内瓦尔（Anthony Carnevale）在峰会中指出，良好的就业力应成为公共资金参与中学后教育的一项成果，这点已经得到了共识。他认为就业是高等教育的目标，当公共资金愈发稀缺，公共资金应该在一系列以就业力为导向的标准中规范地分配和使用。

在此次政策峰会上，一篇题为“时间就是敌人”（Time is the Enemy）的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对一些影响毕业率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过剩学分”及传统补习课程的整体效率低下。该报告指明，高校过多地招入非传统学生会严重影响毕业率。全日制学生在 8 年之内取得学士学位的比例为 60.6%，而非全日制学生只有 24.3%。在一年制的学历证书课程和副学士学位课程中，这种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生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存在。

（翻译 / 蒋航 校对 / 孙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议题》，2011 年 11 月 11 日](#)

美国：博士研究生招生中的门户之见

不同大学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学生主体，但在成绩绩点相同的情况下，顶尖大学的学生是否一定比普通大学的学生更胜一筹？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哲学教授埃里克·斯伟茨格贝尔（Eric Schwitzgebel）在新近的一篇博文中分析了顶尖大学哲学专业博士毕业生的本科教育背景，发现只有极少数出自精英大学，大部分来自普通大学。该博文的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哲学家担心，本来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就未在名校学习过，而现在门户之见却在招生时僭越了其它因素。尽管有学者认为顶尖大学的本科生确实更优秀，但也有一些学者批评了研究生招生中的这种偏见。2005 年，美国历史协会的罗伯特·汤森（Robert B. Townsend）曾研究发现：前 100 所精英本科生院的毕业生占据了博士录取人数的

55%。历史上，20 世纪 80 年代该比例还较低，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该比例又得到了增长。

（翻译 / 欧阳玉湘 校对 / 张蕾）

来源：美国《高等教育内视》，2011 年 11 月 1 日

统计与研究

NSF 发布拥有科学与工程与健康（SEH）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学术就职报告

美国学术机构授予少数族裔科学与工程与健康（Science, engineering, and health, 以下简称 SEH）博士学位的数量和比例在过去二十年来呈上升趋势，但是，在博士生及教师群体中，少数族裔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特别是一流的研究型机构。根据美国国家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调研，2008 年美国大学共授予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群体约 3,300 个 SEH 博士学位，占所授 SEH 博士学位的 9%；2008 年授予亚裔学生约 10,900 个 SEH 博士学位，占所授 SEH 博士学位的 31%，这些亚裔学生中 81%持有的是临时签证。

NSF 的调查包括：拥有 SEH 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教师的特征、他们获得学位的学校、所从教的学校类型，以及与非少数族裔老师之间的竞争情况。

在 2008 年获得 SEH 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中，黑人与西班牙裔受聘于教育领域的比例较高，分别是 58%和 55%，而其他族裔的比例多为 34%-47%。而 SEH 博士专业领域的不同导致了受聘部门的不同。与拥有 SEH 博士学位的白人和亚裔群体相比，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群体更有可能受聘于学术热门领域之一——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

2008 年共有约 291,000 名 SEH 博士学位获得者受聘于教育机构，其中约 221,000 名受聘于大学或学院——13%是亚裔，4%是黑人，4%是西班牙裔，1%的属于两个或多个种族，而其他的少数族裔（如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土著等）都少于 1%。由于授予少数族裔 SEH 博士学位的比例随时间增长，近年来获得 SEH 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教师比例高于获得 SEH 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教师的总体比例。在 2005 年及之后获得 SEH 博士学位的教师中，22%的是亚裔，5%的是黑人，6%的是西班牙裔，其他的族裔都少于 1%。

获得 SEH 博士学位的教师中，级别和任期有所不同。与白人相比，晋升为正教授的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的教师比例更低，且大部分为助理教授。同样地，获得终身教职的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的教师比例低于白人的比例。此外，教师受聘的领域也有所不同。拥有 SEH 博士学位的黑人教师受聘于科学与工程（S&E）领域或非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比例高于其他族裔；而拥有 SEH 博士学位的亚裔教师受聘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比例较低，受聘于计算机科学、数学或工程领域的比例较高。

此外，拥有 SEH 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教师的公民身份和性别有所不同：其中 1/3 的黑人、37%的西班牙裔、91%的亚裔和 11%的白人不在美国出生，他们多为归化的（naturalized）美国公民；与白人和亚裔教师对比，黑人与西班牙裔教师中的女性比例更高。

详情请参见：<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1320/nsf11320.pdf>

（翻译 / 徐贝 校对 / 孙蕾）

[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1 年 10 月](#)

NSF 发布 2006 年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特点报告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之科学家和工程师统计数据资料库（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Statistical Data System, SESTAT）提供了关于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就业、教育、人口学特征等方面的信息，以帮助决策者、研究人员和规划者清晰地了解美国科学与工程（S&E）劳动力的规模、组成及就业模式。

SESTAT 的数据来源于三个追踪调查：全国大学毕业生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College Graduates, NSCG），全国近期大学毕业生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NSRCG），及博士生调查（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 SDR）。这些调查每 2-3 年进行一次，以拥有学士或更高学位的人群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从美国院校中获得科学和工程（S&E）领域学位的毕业生。

2006 年 SESTAT 报告的研究对象包括：在 2005 年 7 月前获得 S&E 领域学士或更高学位的毕业生，以及在 2005 年 7 月前获得非 S&E 领域学士或更高学位、但在 2003 年 10 月 1 日就职于 S&E 领域的毕业生。虽然该报告的研究对象分布较广，涉及多个学习和就业领域，但不包括另外一些可算为科学家或工程师的群体，例如未获得学士或更高学位的 S&E 领域技术人员。

该报告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呈现了调查的统计结果：按最高学位和职位领域、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种族、公民身份、身体状况、年龄等）及就业相关特征（包括就业部门、主要/次要工作内容等）分类，介绍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及平均工资水平。

详情请参见：<http://www.nsf.gov/statistics/nsf11318/pdf/nsf11318.pdf>

（翻译 / 徐贝 校对 / 严媛）

[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1 年 9 月](#)

英国：研究人员促进英国经济复苏

英国研究人员影响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研究成果通过创新和成本效益的方式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满足工商业的需求，二是英国需要高技术人才来保持快速增长的知识经济，而研究人员就是工商业界的主要财富。

与过去相比，如今毕业生面对更加艰难的劳动力市场；但是，研究生的工作现状良好。最新数据显示，2006/07 入学的研究生在 2010 年的全职就职率达 74%（高于英国高等教育的平均就职率）；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研究生的待遇还不错。此外，高技术人才将一直受到市场的欢迎，尤其是科学和工程学毕业生。根据最近英国科学委员会的报告，尽管 20% 的劳动力雇佣属于理工科，英国工业联合会（the 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 CBI）称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业领域，仍然缺乏专业人才。

同时，研究生不限于所学专业，受到许多组织机构的欢迎。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 RCUK）积极鼓励研究人员和工商业界合作，以促进创新、科学发现及企业合作。另外，研究生能发展

各种技能，来应对职业中的不同问题。80%以上的博士研究生表明，他们在工作中仍然能用到科研上的技能，即使他们的工作与研究并不相关，并且他们可以将研究能力转换为工作所需的新技能。

如今 RCUK 负责英国大量研究人员的投入，这保证了大学产出优秀的研究者和高技术人才。

（翻译 / 喻丹 校对 / 戴如月）

来源：英国《独立报》，2011 年 10 月 20 日

英美两国研究生的工资显著上升

伦敦经济学院经济表现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工资上涨不平等和研究生教育》（*Rising Wage Inequality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显示：与仅拥有本科学位的劳动力比例相比，虽然英美两国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劳动力比例都增长更快，但两国劳动力市场上持有研究生学位的人与仅持有本科学位的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已明显拉大。在英国，两者之间的差额从 1996 年的 6% 上升至 2009 年的 13%；在美国，该差额从 1980 年的 14% 上升到 2009 年的 30% 以上。另外，在这两个国家，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工资上升幅度要高于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他们指出，高学历者的工资上涨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益复杂的计算机使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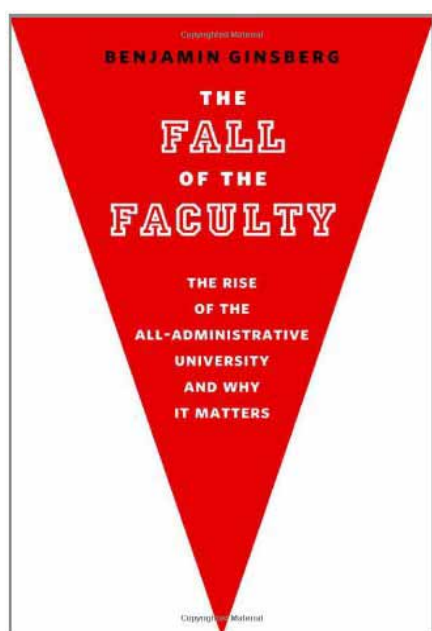
同时，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发现，1996/97 学年到 2009/10 学年，英国博士在读人数增长了 81%。在此期间，英国的全日制博士中，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学生人数和国际学生总人数分别上升了 122% 和 115%，而英国本土的学生同期只增长了 57%。

（翻译 / 田原 校对 / 张蕾）

来源：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1 年 11 月 3 日

书籍推荐

《教学人员的衰落：泛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影响》



在过去美国大学一直由教学人员领导，人们把知识产出视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而现在，教育议程的设置转为行政人员的职责，这些行政人员往往缺乏深厚的学术背景或丰富的学术经历——这正是本杰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在 2011 年新书《教学人员的衰落：泛行政化大学的兴起及影响》（*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中关注的问题。

本书讨论了现今大学泛行政管理所导致的后果。金斯伯格认为，大学在过去十年凭借财政缩减的理由，不断地削减全职的教学人员，但是，却依然增加各层次的行政人员。更为讽刺的是，很多新上任的行政管理者——非学术人员——只是“职业经理人”（*career managers*），他们乐此不疲地提倡生活技能（*life-skills*）导向的课程，

却轻视教学与科研的重要性。因而，学生无法获得更丰富的教育经验，无法拓展在知识领域的宽度和广度。

此外，金斯伯格还揭露了一个事实：传统上，少数族裔与自由派积极分子（liberal activists）的合法申诉是教学人员所支持的，而如今在行政管理人员的操控下，这已经成为权力政治游戏中的棋子。通过“支持”少数族裔和自由派积极分子的活动，行政管理层赢得这些群体的“好感”，以削弱教学人员的权力，最终加强他们自身的权力。

金斯伯格在书中指出，大学泛行政化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我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去改善我们的教育体系，从而让真正的教育者在课程政策方面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翻译 / 徐贝 校对 / 严媛）

来源：[Ginsberg, Benjamin. \(2011\) *The Fall of the Faculty: The Rise of the All-Administrative University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读者意见征集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多方的关注与关心，您的关注是我们始终努力向前的最大动力。为不断改进刊物质量，如各位有任何建议，比如您比较希望关注的内容或者国家等，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

邮件：csge@sjtu.edu.cn

电话：021-3420-5941 转 30

联系人：徐贝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

《国外研究生教育动态》每月及时选载世界各地报刊媒体和高等教育组织机构发布的最新信息和观点评论，全面报道国外研究生教育最新动态。本刊致力于帮助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和管理者、研究生教育研究者、研究生教师等相关人士，了解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最新动态、不同观点、重要数据和研究成果，加强中外研究生教育的比较和借鉴，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在国际视野下更切合实际、更有竞争力和更富创新求是精神地开展工作。

编辑：徐贝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

邮编：200240

Email: csge@sjtu.edu.cn